面對公與義

# 承擔與試煉

## 【前言】

**余範英（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）：**

●余範英。

台灣正處於一個變動的時代，必須傾聽並回應民眾的心聲，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於去年舉辦「種籽營」之後，今年出版《決定台灣的29堂課》一書，直到今年年底的選舉結束，深感該是世代對話的時刻。大家應該將承擔責任的經驗、理路，以及未來將面對的挑戰，做一通盤性的整理，此亦是研討會主題訂為「承擔與試煉」之緣由。余紀忠文教基金會一本初衷，我們將在余紀忠先生紀念堂旁的演講廳，繼續與不同年齡、階層的朋友對話。

**主持人／王健壯（世新大學客座教授）：**

●王健壯。

蘇起為知名政治學者，也是一位「發明家」，「九二共識」即是蘇起創造之名詞，「小三角」與「大三角」亦為其發想的理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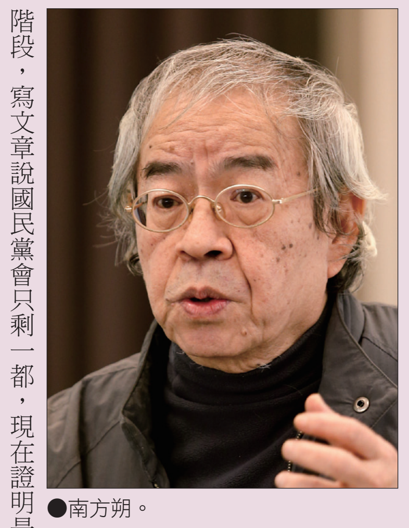
「小三角」指的是國民黨、民進黨與共產黨間之關係，「大三角」指的是美、中、台三方關係，「大三角」與「小三角」兩者有連動的影響。從這個理論來看，甫結束的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，毫無疑問關係有重大的改變與影響。「小三角」牽引的變動，不只是國民黨與民進黨政治版圖的改變，事實上也影響到未來兩岸之間的關係。

此次九合一選舉的結果，改變了現實中「小三角」關係，且改變幅度甚鉅，讓許多人對二〇一六年台灣可能的「小三角」關係，變動的方向與幅度更是充滿了討論與想像。「小三角」關係現階段已變化，未來若持續產生變動，對未來「大三角」關係勢必有連動的影響。簡單地說，歷經此次選舉後，台灣正處於一個變動年代的開端。此變局的開端，不僅是政治版圖的變化，包括政黨勢力、人事的變遷，更重要的是，牽動政府政策及路線的改變。總之，台灣當前政局正處於一個不確定、未知的狀態。

處於許多大變化挑戰的不確定年代，請南方朔先生與朱敬一院士，共同面對全球化下的新世代斷層與接續，改變台灣的未來需要重新檢視規則，深化社會改革及價值認同更要對話；針對政治人物的政策擘劃、施政方向，以及對國家領導人的國家發展的路線，多所提示。希望為政者能夠勇於承擔，接受試煉。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分子，我們也不能忘記民間社會的角色，在國家發展的變局當中，這是不可或缺的。這是今天座談會的目的，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與三位主講人共同迎向民間社會，這是與大家一起勇於承擔、接受試煉的開始。

# 處於世界大變化，台灣不能退化

**南方朔（資深時事觀察者）：**



●南方朔。

眾所皆知，近來我是批評政府最尖銳的一個人。數年前我就說這個政府是不行的，我跟馬英九沒有仇，看他從小長大，七、八年下來真的不行。這次選舉之前，曾鐵口直斷，這選舉將是台灣變天的第一階段，寫文章說國民黨會只剩一都，現在證明是正確的。面對這結果我心裡是很沉痛的，為什麼我預言正確？這明明是很壞的預言。

### 全球治理的轉型思維與挑戰

近代有一個流行的名詞叫做「轉型」，「轉型」一詞是一九八七年在美國政治科學學會年會上正式提出的。因為進入九〇年代之後，人類的性別、生態關係，乃至於社會的發展，已進步到電信民主，用網路、手機表達意見是一大趨勢。

此外，整體政治與社會的發展，愈來愈強調「社區意識」，社區主義變為政策主流。美國學者提出九〇年代全球政治進入必須大改變的階段，如何改變？模糊地用一個過程的名詞來解釋，就是「轉型」。

當前各國都在轉型，有的成功，有的失敗，台灣卻是一個轉型結果很糟的國家。台灣社會正邁入電信民主，社區主義的意識成型，處理政治要處理的好像大家都是一家人一樣，像一個社區。對於民主，需要新的溝通方式，不同意見不是多數少數的問題，而是要創造出一個社區共識，用共識來解決問題。

全世界正在從事內部政治轉型的時候，有不少國家處理的很糟糕，一個就是美國，總統不聽眾人意見，民主黨或共和黨要和他溝通意見有障礙，屢屢遭到拒絕，台灣也呈現類似的情況。

### 缺乏先進前瞻轉型，台灣走向退化

台灣社會正在改變，無論政治表達方式，或是對政府人力的強化，必須有一符合轉型的原則。過去七年，台灣仍停留在傳統威權式的想法，不會用社區式的溝通來處理不同意見，動輒以黨紀處理，這也是造成台灣政治烏煙瘴氣的原因。台灣在轉型的過程中，缺乏大思維的先進與前瞻標準做轉型的工作。閱讀西方政治哲學裡的「退化」，台灣是近代國家中少數的退化國家，並還在持續當中。

我不是反中，但我認為ECFA是把台灣變成一個新架構：中國是核心，台灣是邊陲。人、技術及產業持續移出，相關利得卻沒有回流，六〇年代西方依賴理論談得透徹，台灣卻選擇進入這樣的結構。

尤甚者，台灣與中國關係愈來愈密切後，把中國的低標準帶回台灣，排廢水、造假油的，康師傅也是把中國的低標準帶回台灣的典型範例。不僅是產業問題，整個社會的標準都在降低。政治社會學中認為最可怕的階段，就是當一個社會在退化的時候，經濟、政治及社會的標準同時在降低，包括社會認同、責任心、社會價值都在持續退化。

### 面對兩岸，解析統獨紛擾

極具爭議的兩岸政策，許多人將我歸為統派，但我現在已偏向不統不獨。我的「統」跟馬英九的「統」不一樣。處於歷史的軸承裡，談歷史性的決裂，回溯當年英國統治美國大陸，美國人從事印花稅的抵抗，並沒有想要獨立，只想抵抗不公平的印花稅，其實是認同英國的。但發展到後來，軍隊、鎮暴警察陸續出現，美國人愈來愈對英國反感，最後的獨立是被英國人逼出來的。當時在獨立之前，英國偉大的思想家暨政治家愛德蒙 柏克（Edmund Burke），曾在英國國會如是說：「英國作為一個大帝國，要有大帝國的憨厚，你對你的人民，對殖民地的公民，你要把他們看成一個主體性的人民，對他們特別厚道，不可懷疑他們。」這句話非常適用中國，我承認中國是一個大帝國，應有大國氣度，賦予香港人普選權會造成獨立嗎？台灣對北京是有不信任，但中國應表現其大國包容，以大對小的厚道，國家富強就應有老大的樣子。看待中國，祝福越來越好，成為世界第一強國。

做為總統的馬英九什麼都不敢講，所謂的「不統不獨」，對獨的人講不獨，對統的人講不統，這是玩一種語言的閃躲技巧。北京充滿懷疑，台灣不知方向。

### 脫離完全依附的省思，找未來的「型」

經濟上，北京對台灣經濟的安排，是放在對台統戰的架構下。馬英九任內除了依賴中國外，完全沒有轉型。台灣大多數貨物並非本土生產的，台灣已經愈來愈缺乏本地製造業。我特別欣賞最近天下雜誌針對韓國東大門商圈的報導。台灣有五分埔、萬華成衣商圈，過去的四小龍都有成衣工廠，韓國知道成衣業走不下去，進行產業升級，造就紡織成衣設計業。往設計高端走，附加價值提高，周邊的表演事業亦順勢成長。據天下雜誌報導，韓國整體紡織成衣設計業，培養出一萬個設計師，養活六十萬勞工，從此韓國的成衣業不是夕陽產業。反觀台灣，於過去數年間，放棄所謂「夕陽產業」，出走中國大陸、越南，更甚者轉往柬埔寨、緬甸等低工資的地方。台灣的無法轉型，未謀求晉升，遂成一個「夕陽國家」。

我認為台灣必須進入一個新的轉型階段，但「型」在哪裡？我們需要定義未來的「型」是什麼，這是很難的，替未來定「型」的本領很多國家都有，韓國、北歐四小國都是典範。找不到未來的「型」，就無法轉。

過去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：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，自己的道路自己開」。六〇年代台灣沒有產業，政府就鼓勵年輕人創業。大學生一畢業就能立志，開公司，習技術，開個小工廠，六〇年代台灣年輕人充滿動力，每個人動腦筋創業。而現在馬雲來台灣說要幫年輕人，這本該是台灣政府該說的。今天鼓勵年輕人創業，資本額需求要上億，創業門檻高，多少家庭或個人可支付？帶頭創業該是政府來帶頭鼓勵與照顧。我看到政府常言台灣沒有人才，非常不以為然，我可認為台灣遍地是人才。五、六〇年代，台灣大學畢業生到處學技術，變成專家人才，這是當時的社會氣氛創造出來的。

### 政府與年經世代的願景

當前政府只談「小確幸」，缺乏大轉變。「小確幸」亦即缺乏願景，當國家缺乏願景，社會就沒有前途。我不是唱衰這政府，然歷經此次九合一的選舉，仍未見政府改革決心，還認為權力太小，這是什麼價值觀？

當前政府的作為於國家仍缺乏方向，領導人還認為他的國家總目標是正確的。台灣的老百姓，應該學習從事更多反省，判斷及提出反對，有正面想法，不妨一一提出來。台灣需要轉型，台灣有學問、有想法的人，要貢獻他的意見。一旦有了大的方向，摒棄小確幸心態，台灣才會有未來。各位在座的與年輕的一輩，好好努力吧！

# 台灣經濟何處去

**朱敬一（中研院院士）：**

●朱敬一。

今年三月太陽花學運，贊成與反對的聲音皆有。根據媒體報導的四、五十萬人大遊行，顯示社會潛藏巨大怨氣。雖然學運訴求是抗議服貿的審議，但我認為問題仍在背後的怨氣，因為立法院幾秒審完的案例不勝枚舉。

立委蔣乃辛曾在立院質詢經建會主委：「為什麼過去台灣GDP每年以三到四%的年增率，薪資卻沒有成長？」這是極簡單極好的問題。官員卻沒有很好的答案。過去三十幾年，台灣GDP的成長率一路往下走，觀察一九九六年後的成長率只比零略高。整體來看，二〇〇〇年之前平均的GDP成長率是十三．二七%，之後是三．三七%。薪水部分，自民國八十九年後幾乎凍漲，加班費也沒有成長，服務業加班費較低，因服務業是責任制。

###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，底層勞工分享不到果實

資訊通信產業從二〇〇一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例為二十五．九%，至二〇一三年達八十七．三%，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最高的產業，第二名是電機產品，從十三年前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例為二十五%，至今達六十九%，第三名則是精密儀器。電子、資通訊及電機是受到ITA保護的產業，占出口額百分比大約一半。如此大比例產品出口屬台灣接單海外生產，部分解釋為何台灣GDP成長，薪資卻無成長。試想，二〇一〇年全球電腦銷售量兩億五千萬台，其中九十六至九十七%為台灣接單，而廣達、仁寶這類電腦大廠，在台灣卻沒有工廠。只要全球電腦需求成長，訂單就成長；只要訂單成長，利潤也成長，我國GDP就成長。但這樣的成長不會投射到台灣的勞動市場，因為這類產業在台灣沒有工廠。這類成長所創造的果實，就是公司會計、財務和營運長。要對就業產生幫助，一定要投射到勞動市場面，所以錢不會投資到台灣，會投向深圳、蘇州的勞動市場。

而什麼樣的公司薪資會成長？聯發科、台積電、大立光等具全球競爭力的產業，其薪水會成長，因為不漲會被後面人的追上。反觀電腦代工、美而美早餐，薪水沒有道理要漲。電腦代工真的要漲，漲一些業者或許會吞下去，漲多了業者就移到越南，這就是工資「向後看齊」定理（FPE定理）。

全球經濟大致分三階段：第一個階段靠投資驅動（input driven）經濟成長，六〇年前台灣即屬之；六〇到九〇年代進入第二個階段，以效率驅動（efficiency driven）經濟成長，過去勞動素質不好，但教育普及，以素質提升效率；然前兩者有其極限，第三個階段的創新驅動（innovation driven）經濟成長卻沒有。任一階段過渡到下一階段都是轉型，為何企業不轉型？簡單地說，台灣在八〇、九〇年代轉型之際，恰巧周邊國家如中國、越南、緬甸改革開放，開始往資本路線走，這些地方的勞動與土地價格低，台灣企業主容易找到基地「續操舊業」，就沒道理進行高風險轉型。台灣資通訊產業大多如此，創新的產業權重不夠，其他產業也沒到世界的前緣，即使創新的產業薪水有上漲，其他產業沒有上漲，加權平均後，拉不起平均薪資。轉型不順，使得台灣產業「舊的已去，新的沒來」。

### 所得分配，愈來愈不平均

所謂「層級所得比」，指最有錢層級的所得除以最窮層級的所得，倍數愈高愈不平均，台灣所得分配黃金時期為一九八〇年。然近年變化不大，此與學運的感覺不太一樣，大家都覺得富者愈富。但數據為什麼沒有變化？因為層級所得比是用最富者的二十%做一個劃分，這樣的劃分點太粗略。二〇一二年台灣最有錢二十%的門檻為年所得一百八十萬，將一位台大教授家庭和魏應充家庭放在同一層級，在所得、道德上都不公平。

如何呈現真實情況？全台灣最有錢一%家庭的所得佔全台灣所有家庭的所得比，自一九九五年後一路攀升，二〇〇九年下降，當時金融海嘯對一般薪階級沒有太大衝擊，對有錢人則衝擊非常大。若以〇．一%甚或〇．〇一%最富家庭觀之，此數據則愈攀愈高。最有錢的〇．一%家庭所得佔總所得比例現在高達百分之五點多，十幾年前僅有百分之二點多。

當GDP成長的時候，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是常態，其所創造的GDP大部分留在白領階級身上。如果管理階層在分擔GDP的成長，將使所得越來越不均。我們發現資本家份額一直在上升到後來是持平，薪資份額則持續下降到後來持平，代表資本家拿的錢比例越來越多，而勞動者拿到的越來越少。為什麼有此現象？一部分因為製造業基地移至海外，一部分則肇因於減稅。過去十數年，三任總統，十二任行政院長，數任財政部長，幾乎每個任內都減稅，且大多都是對資本家有利的，例如土地增值稅，這也是造成所得分配不平均的原因。而所得稅佔稅收比例部分，與富人較有關連的證交稅和土地增值稅呈現平穩狀態，薪資所得者卻承擔愈來愈重的租稅百分比。此呈現兩個負面結果：一為GDP成長但薪資沒有成長；另一為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。

### 居住正義，挑戰世代公平

全台都會區房價第一名是台北市，新北市次之。美國智庫Demographia調查發現台北市是全球房價最貴的城市。若一個人不吃不喝多少年後可以買一棟房子？台北市要花十五年、香港十四．九年、新北市十二．七年，年輕世代如何沒有怨氣？這是非常殘酷的事情。為什麼房價會漲？台灣的房屋和土地持有稅非常低，通常低持有稅會搭配高增值稅，二〇〇二年土地增值稅減半後，永遠無法回頭。試想一棟二千萬的房子比一輛兩千C.C.豐田轎車繳的稅還低，這沒有道理！

而房價漲與台灣接單海外生產亦有關聯，假設仁寶、廣達在台灣有工廠，電腦訂單成長時，需要擴充廠房買設備。但若製造業外移，實體投資需求就減少，資金便投入房地產市場。所以頂新在台灣炒樓，因為缺乏實體投資機會。製造業出走，實體投資機會便減少。再觀察貸款負擔率，台北市平均需要用六一．八七%的所得付房屋貸款，扣掉食、衣、交通等支出，根本負擔不了。無怪乎一位中研院院士說，大學教授買不起房子，台灣大概是全球少數特例。

### 教育翻身，難以期待

傳統華人認為教育是翻身的機會，我們不斷鼓勵小孩念書，專科、大學以上學歷逐年上升，但大學以上學歷的失業率最高。台灣五十二%受雇者擁有大專以上學歷，大專以上學歷卻有三分之一薪水不到三萬元。從學生貸款比例則發現，家庭環境好的不需要貸款，就讀便宜的公立學校，家庭環境差的，反而念較貴的私立學校。這多少跟我們教育的篩選有關，學科比不太出來，就開始比術科，開始補一些才藝，現在還有補IQ，這怎麼補？

### 階級流動，呈現反向施為

我最不喜歡的事情是二〇〇九年降遺贈稅。湯瑪士 皮克提（Thomas Piketty）來台時說過，最適當的遺產稅率是五十%到六十%。台灣遺產稅率原來是五十%，二〇〇九年一舉降到十%。台灣的父母給子女的贈與免稅額度是一人一年二百二十萬，贈與二十年，就到一億。給小孩有一億的免稅額度，試想真正需繳遺產稅的，是有錢到如此的程度，給這些人減稅沒有道理。所得分配不平均是任何一個時點的靜態概念，遺產影響動態的公平，不要讓有錢的小孩注定很有錢。當初降遺產稅的理由，是為了吸引資金回台，但台灣的投資機會不多，資金就流向房地產及股票市場。張忠謀也公開批評降遺產稅是錯誤政策。

### 解決方案：靈活改變，創新經濟

首先，產業要轉型，政府要導引出創新經濟。

第二，要有穩定的租稅，減稅減到全球倒數第五低，僅阿拉伯產油國比我們低，低賦稅衝擊公共投資，基礎建設差，經濟轉型不易做。

第三、產業政策的問題癥結不在景氣，而是轉型問題。景氣起起伏伏，升息、降息、貶值，刺激等傳統景氣因應措施無法治標，轉型才能治本。

第四、經濟戰略面，台灣要簽FTA，不走入國際沒活路，FTA就如同劍宗，除了劍宗還要有氣宗（產業）。韓國簽FTA時，同時想怎樣賣韓國的汽車，紐西蘭簽FTA時，思索如何賣奇異果和牛肉。FTA背後必須有產業積極目的。

第五，財經官員不能再迷信開放萬能，如果開放經濟就會好，歐盟各國經濟就不會壞。歐盟不只是FTA，其共同市場仍有許多問題，僅回答尊重市場的鸚鵡學派是可笑的。

第六，推創新經濟時必須同時考量就業、國安、分配等問題。創新經濟僅頭一兩次有商機，製造業才有持續利得。很多人羨慕韓國，但韓國於制度面適合兵團作戰，台灣市場不夠大，卻敏捷靈活有創意，這才是我們改變的立基。

余紀忠講堂
面對公與義
承擔與試煉
余紀忠文教基金會
Yu,Chi-Chung Cultural&Educational Foundation

●由王健壯（右一）擔任主持人，南方朔（右二）、朱敬一（左二）與蘇起（左一）分別就政治、經濟及國際兩岸議題，探討國家未來出路。

# 國際與兩岸新形勢下的台灣

**蘇起（前國安會秘書長）：**

●蘇起。

### 台灣大環境演變

台灣的環境由國際、兩岸及國內等三形勢組成，幾個階段的面貌都不一樣。黃金時期是李登輝主政的一九八八到一九九五年，不論是國際、兩岸與國內情勢都很好。一九九五到二〇〇〇年，外交翻轉、兩岸翻轉，國內還是很好。二〇〇〇年後連續十三年，歷經陳水扁八年和馬英九任期，國內情勢都是壞的，台灣經濟成長率在整個東亞倒數第二，只比日本好一點，而政治動盪到現在都沒停。陳水扁第一任的國際形勢還好，兩岸不好，但到第二任連國際形勢都轉壞，是歷來三形勢最壞的時期。馬英九時期起碼國際安定，兩岸安定，但國內情勢不好。

### 國際政治現實衝擊台灣的先例

台灣是海島，外部形勢時時刻刻衝擊台灣，但因為孤立已久，許多事民眾甚至菁英都沒感覺。第一個例子是一九五〇年的韓戰救台灣，要是沒有韓戰，今天我們可能都變成共產黨；第二個是一九五〇到一九七一年間，中華民國雖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，實際上卻無權力，據外交前輩告知，常常輪到中華民國擔任輪值主席時，該月就「剛好」沒有議事。這事連我都無感。其三，一九七一年，美國為了聯中制俄，開始與大陸交往，當時季辛吉就承諾周恩來「不阻撓台灣被統一」。此事被隱藏起來，所以台灣無感，不知道美中已有交易。其四，一九八〇年雷根當選總統時台灣歡欣鼓舞，認為美國將與我國復交。同年波蘭的團結工聯崛起，台灣以為工人既然開始反抗共黨，就表示共產統治開始崩潰，也歡欣鼓舞。誰曉得雷根好人加上波蘭好事，卻使雷根為了比以前更加強聯中制俄，就拋棄原來復交及軍售的承諾。因為這變化離台灣太遠，所以台灣也是無感。其五，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，原本親台灣的小布希政府立即轉而聯中。這件事台灣許多人也是無感，扁政府後來還逆勢邁向「一邊一國」。最後的例子是，二〇一一年北韓金正日過世，年輕的金正恩上台使朝鮮局勢出現重大未知數。北韓有核武及飛彈，如處理不當將衝擊全球情勢。當時台灣總統大選倒數計時。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眾所皆知，而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則相對模糊。美國與中共都無法接受台灣與韓半島同時出現戰略的不確定性，這對當時馬英九的總統連任絕對有臨門一腳之效。但台灣根本沒人注意北韓情勢，所以也是無感。將來類似的國際政治仍會持續衝擊台灣。台灣是否還要像以前那樣不知不覺？

### 東亞當前的基本態勢

台灣海峽是東亞目前唯一風平浪靜之處，東海、南海、北韓、釣魚台則遍地烽火。中日內部鞏固，大陸習近平抓得很穩，日本安倍領導佔三分之二多數。但台灣內部社會是分裂，美國也是分裂的。我認為台灣的分裂比美國還嚴重。美中日都是大國，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控制全局，大國間又互相猜忌，難協調出一個辦法來管理，因此中小國家有操弄空間。關於台灣問題，就我的瞭解，是美中最不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。美中不太可能會為了南韓、釣魚台、或南海打仗，但為了台灣，起碼中國有九十%到一百%的可能，美國則有五十%的可能，這使得台灣不得不特別小心。扁政府時期，美國是明的管理，中國則暗的管理，兩者間有沒有共管不確定，但從其行為模式可觀察出一個明、一個暗。明的管得好，暗的就不用出來。

### 美國的動向與布局

美國仍是未來唯一的超強，我不太同意別人說美國在衰落，美國是世界所有工業國家中人口還在增加的，科技、能源也在上升，若干年內還是唯一超強。近年美國的重心想轉向東亞，問題是許多地方不放它走，包括中東的敘利亞、伊拉克、阿富汗，想走走不了。所以對於東亞，美國心有餘而力不足，短期內無意捲入另一場戰事。所以美國的方法是避免衝突，高層密集溝通，歐巴馬對習近平說：「盡可能縮小分歧。」就是明證，特別是雙邊的「五T問題」：台灣（Taiwan）、西藏（Tibet）、天安門（Tiananmen 即人權）、貿易（Trade）及技術轉移（Technology transfer），這些問題已漸淡出。

未來兩年，美國是分裂的政府，行政立法分屬民主、共和黨。雖然美中無直接衝突，但兩國改為隔山打牛、借力使力。美國靠日本來壓制中國大陸，拉攏菲律賓、印尼、新加坡及澳大利亞一起制衡大陸。北京則以北韓牽制美日韓，利用南韓牽制日本，另有柬埔寨與馬來西亞為好友。台海最敏感，為了避免美中直接衝突，美國故意讓台灣置身於「再平衡」之外，繼續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」，這個意思其中之一就是不支持台獨。因為「不支持台獨」的說法會刺激台灣內部，所以只有在美國生氣時才會講出來。台灣有些人認為美國不樂見兩岸的統一，我認為這是事實，但這是長遠的，而且美中的意志對比也完全不同。短期之內，美國更不願意見到兩岸吵架，美國的政策是不希望台灣再成為麻煩製造者。

### 中國大陸的國際地位與戰略

大陸GDP雖居全球第二，但力量仍不足以與美國抗衡。我從來不擔心中日會為了釣魚台動干戈，大陸越往高層越冷靜。當年北京對台灣海峽打飛彈，激起台灣內部民情翻轉，在那之前支持統一認同中國比較多，飛彈一打之後，民情整個翻轉。若中日有所衝突，日本的思想將發生驟轉，屆時日本會變成更大的威脅。但因反日及反中在各自內部都有巨大市場，所以中日之間的問題仍會存在一段時間，但會鬥而不破，因為經濟與人民間的來往太密切。

對台戰略上，在東海、南海問題出現後，中國大陸在戰略上比過去更重視台灣，對台意志更強。但戰術上比過去更輕視台灣，因為力量對比更懸殊。中國已有五個省的GDP超過台灣，扁政府交棒給馬政府時，廣東省的GDP已經超過台灣，接著是江蘇、第三是山東、第四是浙江、第五是河南超過台灣，下一個將會是河北、遼寧及四川，到福建是第十二個省。當現在佔台灣GDP三分之二的福建省跟台灣一樣大的時候，對台灣的心理衝擊將會很大。中國大陸現在不急，它很有信心，不過到習近平的第二任就很難說了，因為他將面臨建國七十週年及建黨一百週年的壓力。

### 日本在安倍之後

改選後安倍在日本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數支持，台日關係近幾年特別好，因為台灣現在是日本在東亞唯一的朋友。俄國、兩韓及中國都不喜歡日本，只有台灣對日本特別友好。因此，日本對台灣特別的友善，這就是國家利益。

### 概述與美中日關係的互動

好消息是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算是「好的」，只是今年從好變成「尚可」，與美國是「很好」，與日本是「極好」。壞消息則是，美中日的戰略競爭壓縮了台灣的戰略空間。看得見的有四個例子：第一，中國大陸新的防空識別區切到我們的識別區，目前雙方相安無事，但理論上可以相互干擾。

第二個例子，日本在離東京最遠、離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（南方澳外海一百一十公里）開設監偵基地。日本因為北方問題減少，便將監偵設備運到南邊。問題是與那國島離台灣太近，我們花蓮、蘇澳、台東甚至屏東都有重要的基地，會被全部看光光。當然日本說是監督中國大陸的軍艦潛艦，但我始終認為，友好歸友好，鄰居間的籬笆還是要有的。

第三個例子是南海島礁，我國太平島四周各個島礁，相關各國在大興軍事工事，關係更複雜。第四個例子則是幾個月前台商在越南遭到池魚之殃。這四個例子都顯示台灣的戰略環境逐漸被壓縮。其他在空中、水面、水下常常有事，卻不容易在媒體上看到。

### 九合一選後大三角與小三角的推演

一言以蔽之，我認為主「鬥」的民進黨今後將主導分裂而衰退的台灣，同時面對內部鞏固且實力與意志都更強的中國大陸、內部分裂而有心無力的美國，以及內部鞏固但對外仍在起步的日本。原來穩定的大三角（美中台）因台灣內部生變而轉成不穩定。原來已不穩定的小三角（藍綠紅）將變得更不穩定，美中勢將為此強化溝通協調。藍與紅有對話，而藍與綠、綠與紅卻都沒有對話，現在已不穩定，未來問題更大。台灣內部認同趨勢越來越有利於台獨，兩岸實力對比趨勢卻愈來愈有利於統一，兩趨勢的激盪如何處理？雙方如何控制內部的極端力量，都是新問題。

另外，我認為許多人忘了其實全世界一直都在「一中各表」，包括美國。中國大陸主張「一個中國」，事實上世界各國均採用不同的「一中各表」，意即承認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但各國對於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」則持不同的態度，分別用「認知」（美）、「注意到」（加）、「理解並尊重」（日）、或「尊重」（荷）等字眼，而不是直接了當地「承認」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」。與各國相比，國民黨的「一中各表」最為寬鬆，而我當年試創的「九二共識」則比一中各表還更寬鬆，因為它連中共鍾愛的「一個中國」四個字都拿掉了。當初我還估計北京不會接受，民進黨可能接受。結果我判斷錯誤，反而民進黨不接受，共產黨接受。現在民進黨全面拒斥「一個中國」、「一中各表」及「九二共識」，將不僅與中國對撞，也牴觸世界多數國家的立場，台灣對外關係勢必受創。

### 未來的方向與台灣當前的課題

我談七點，前面四點跟民進黨有關。第一，扁政府八年主「鬥」，馬政府第一任主「和」，第二任實「拖」。在野六年均「逢中必反」的民進黨，現應負責任地檢討「鬥」是否可行。如可行，要如何鬥？如不可行，宜「和」或「拖」。如「和」，要如何「和」？如「拖」，如何「拖」？

第二，蔡主席領導的高層要做「鬥和拖」的決定，是由上而下，還是由下而上來做？上下間如何相互說服？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。

第三，我個人認為，只有「和」是讓台灣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，而「鬥」是逼美中兩個大國介入，若介入了對台灣絕對很難看；而「拖」只是鴕鳥，因為實力愈差愈遠，最終還是任人宰割。兩者均會讓別國決定台灣自己的前途。

第四，民進黨如要「和」或「拖」，除了建立「黨內共識」外，尤須說服美中接受，並讓他們相信，將來不會隨意變卦（如李扁當年）。民進黨如不接受「九二共識」也可以，但就一定要另外搭橋。這個橋不管是什麼東西，它承載的最重要的訊息就是「不獨」。民進黨走出這一步是最難的。走出去後，還要讓別人相信你，不可以隨意變卦。民進黨自己要有共識也不容易，內部難，外部也難。估計蔡英文主席訪美時，將面臨重大的考驗。

第五，馬總統推動兩岸和解及拓展國際關係，有巨大的貢獻。但他的政府相關部會卻在過去六年沒有向民眾妥善解釋安全、政治及國際紅利，而只談經濟，我認為這是愚蠢的失職。談經濟一定有人賺錢有人賠錢，但是安全、政治及國際紅利，不僅很難做到而且每個人都會享受到，結果政府單位做到了卻很少談，這不是愚蠢是什麼？現在連戰、蕭萬長代表參加APEC，衛生署長出席WHA，如果未來民進黨仍然主「鬥」，這些紅利能否維持，恐有風險。

第六，我認為未來一年半，馬政府仍宜主動協調朝野，強化行政立法關係，力求通過包括互設辦事處及服貿等相關條例，以務實的步驟穩定大局。

最後是我對媒體的期許，台灣經過兩位很有學問也非常努力的總統，但他們都過份被媒體牽著走。他們每天早上必看的是前一天的「輿情報告」。偏偏過去這十幾年，台灣媒體又不重視國際與兩岸新聞，導致政府幾乎就只被國內情勢牽著走。但國際與兩岸原本是三軍統帥的重責大任，兩位總統徒然擁有遠比外界更多的兩岸與外交資訊，本應一方面依據這些資訊洞燭機先，順勢利導，讓台灣趨吉避凶，一方面適時適度告知民眾，以凝聚力量，共同維護台灣的安全與安定。結果一位是恣意妄為、逆勢而行，另一位則是自我設限，被輿情領導，令人深感遺憾。最後，我也要呼籲媒體有責任恢復民眾「知的權利」，幫助台灣走出目前弱智的困境。

（規劃整理：郭威瑤、攝影：陳信翰）

## 【Q&A】

**Q：中國曾認為九二共識仍是兩岸交往基礎，但不會拘泥「九二共識」一詞，民進黨未來如何跳脫「九二共識」？**

**蘇：**「九二共識」一詞是為民進黨創設的，遺憾的是扁政府、蔡英文不接受，去年我於民進黨華山會議曾提及，不搞台獨並獲得中國信任，馬政府政策是「不獨」而非「反獨」，民進黨更重要的是尋求黨內共識。國際政治有許多現實，縱不喜歡仍要了解、認識並處理，為了台灣安定，「不統不獨不武」是因為台灣太複雜，偏向哪邊都沒辦法。民進黨須面對中國與美國的壓力，要有轉彎的可能性，我樂見他們轉彎，以維持台灣當前的安全狀態。

**Q：台灣經濟如何轉型？**

**朱：**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是一個現象，政府說的創新經濟是「三業四化」，我完全不同意，這種說法是不瞭解創新經濟怎麼做才會這樣說，而不瞭解是因為不用功。

**Q：兩岸關係如何走下去？經濟如何開放？**

**南：**領導人的決策要有一套完整論述，當前台灣只剩下抱殘守缺的態度，「不統不獨不武」就是不誠實、沒膽量也沒擔當的做法。

**朱：**開放不是萬能，在開放的前提下，政府須有完整論述，能否因應負面效應？對產業戰略的中、長期好處在哪，對國家安全與利益幫助何在，這是政府應做的。

**Q：對皮克提的七十%富人稅看法如何？在台灣推資本利得稅的障礙何在？**

**朱：**其倡導的是課財產稅，課稅基礎不僅是房屋，而是所有財產，但全球財產總歸戶，政府蒐集所有財產清單的困難也導致執行的障礙。資本利得稅包括土地增值稅及財產交易所得稅，亞洲做到的不多，政治過程是複雜的藝術，否則不會陣亡這麼多財政部長。

**Q：是否建議中台重新和平談判，邁向和平對等的未來？**

**蘇：**台灣不是單純「統」、「獨」，一個字那麼簡單，當年我提出的「不統不獨不武」是一個定心丸。民進黨最後一任國防部長蔡明憲曾在書中寫到，其任內最後幾個月，美國及台灣的情報都顯示，若謝長廷當選老共就會打過來，不論其可能性，我們都必須重視。馬政府甫上台時，兩岸關係不好，美國也不信任，我擔任國安會秘書長時，即進行災後重建，情況安定後才有國安及政治紅利，但馬政府只談經濟、讓利，這點是不智的。

●余紀忠講堂年年舉辦面對公與義系列講座，期盼更多社會及世代對話。

**座談預告**

全球化的困境，需要用在地解決的方式，舊問題需要新詮釋，前瞻指引，開春後，將舉辦財政稅收座談會，對於全球化下分配正義的新詮釋，以及中央地方財政的新秩序做探討。

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網站 www.yucc.org.tw
本專輯文章同步刊登於「風傳媒」網站